

呼啸山庄

英埃米莉·勃朗特 著

徐晓雯 译

漓江出版社

学地漫读.....
外国文学名著系列

呼啸山庄

〔英〕埃米莉·勃朗特 著
徐晓雯 译

漓江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呼啸山庄/(英)勃朗特著;徐晓雯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2.4

(草地漫读)

ISBN 7-5407-2035-2

I. 呼… II. ①勃…②徐…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18887号

呼啸山庄

[英]埃米莉·勃朗特 著

徐晓雯 译

*

漓江出版社 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南宁华侨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 字数 284千字

1997年3月第1版

2002年4月第3次印刷

印 数:12001—22000册

ISBN 7-5407-2035-2/1·1264

定价:13.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7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3
第四章	36
第五章	44
第六章	48
第七章	55
第八章	66
第九章	76
第十章	93
第十一章	111
第十二章	123
第十三章	137
第十四章	150
第十五章	159
第十六章	168



目 录



第十七章	173
第十八章	192
第十九章	203
第二十章	208
第二十一章	215
第二十二章	233
第二十三章	240
第二十四章	249
第二十五章	260
第二十六章	264
第二十七章	269
第二十八章	283
第二十九章	291
第三十章	298
第三十一章	305
第三十二章	311
第三十三章	323
第三十四章	332



呼啸山庄

Huxiao Shanzhuang

呼啸山庄

[英] 埃米莉·勃朗特 著
徐 晓 雯 译

Emily Brontë

Wuthering Heights

本书根据 W.W.Norton & Company, 1972 年
版本译出





译本序

《呼啸山庄》出版于1847年，是英国女作家埃米莉·勃朗特唯一的一部小说作品。初问世时，它颇受冷落；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其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征服了越来越多的读者。而今，在西方文学经典的书单中，它已堪与像《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巨著分庭抗礼了。

《呼啸山庄》讲述的是爱情与复仇的故事。弃儿希思克利夫被呼啸山庄的老恩肖先生收养，与老恩肖先生的女儿凯瑟琳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受凯瑟琳之兄欣德利的虐待，被贬为农场伙计。凯瑟琳受世俗的荣华之诱，应下画眉田庄主人埃德加·林登的求婚。希思克利夫愤而出走，三年后衣锦还乡，开始大施报复。凯瑟琳旧情复萌，伤心而死，遗下一女凯茜。希思克利夫为谋画眉田庄的产业，强娶埃德加之妹伊莎贝拉，得子取名林登；又与欣德利赌博，赢其家产，在其死后又收容其子哈里顿，以其当年待己之道而待之。十几年后，三个孩子渐已长大；希思克利夫又施计谋，胁迫凯茜与病势沉重的林登成婚，不久凯茜即父丧夫亡，希思克利夫终于将两家财产夺入手中。但此时他对凯瑟琳多年的思念已压过了他的求生欲望，终于在一场暴雨中神秘地死去。而哈里顿与凯茜则前嫌尽释、共结同心，预备婚后移居画眉田庄，而曾经风雨的呼啸山庄则将沉入静寂之中。

爱情与复仇，这在西方文学中实在是一个老掉牙的主题，然而《呼啸山庄》恰若老酒新酿，以独特的创意、深刻的内涵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心。书中的男女主人公是无法用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念来加以评判的，





他们个性鲜明，仿佛人类激情的化身，演示了人类最原始而又最永恒的感情历程。

《呼啸山庄》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它新颖的叙述结构丰富了它的内涵，使它像一个有无穷解的谜，每次阅读都有新的发现。书中的男女主人公是希思克利夫和凯瑟琳，但希思克利夫直接出场只有几页，而凯瑟琳在一开始就已去世多年。换言之，这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别人的故事。真正由洛克伍德先生讲述的部分只占全书的十分之一；其他部分则多是转述迪安太太的讲述，其中还包括凯瑟琳的日记、伊莎贝拉的信和讲述。这种多层次、多角度的叙述本身也反映了此书主题的复杂性。读者若能怀着探索的心去阅读它，像剥菜心一样将这些叙述人的观点一一剥开，便能窥见《呼啸山庄》的内核，窥见那高于真实的现实，窥见真正的凯瑟琳和希思克利夫。由此再从头思索书中的各个人物，便又会在这重重叠叠的叙述中找到新的内容。

初读《呼啸山庄》，读者或许会觉得希思克利夫粗暴残忍，是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恶棍。但这其实是叙述人洛克伍德和迪安太太以及伊莎贝拉的观点。除了老恩肖先生和埃德加能唤起我们些许的真心同情外，其他与希思克利夫交锋的人多多少少总是有些自私、自负，有些等级观念造成的市侩气，而他们悲惨可怜的结局则往往有自取其咎的成分。实际上，这部小说真正的动人之处恰恰是希思克利夫与凯瑟琳之间那悖世逆俗、超越人间的爱情。希思克利夫还乡后用诡计谋夺财产，凯瑟琳绝非不知，但她凭本能和爱他的一颗心却看到了迪安太太所感觉不到的动因，她始终相信他是爱她的；而希思克利夫尽管对田庄上其他人狠毒残酷、兽性大发，在凯瑟琳面前却只闪现出人性 and 一颗因她而破碎的心。他们囿于种种看似现实的拘禁——贫富、地位、社会伦理甚至生死的差异——而不能结合，却因此而背叛了一个更真实却更隐晦的现实——他们是一体的：对她而言，她“就是希思克利夫”；而对于他，她则是他的灵



魂、他的生命。这个现实隐藏于小说表面的情节之下，仅仅与希思克利夫和凯瑟琳有关，但却是小说最震撼人心的主题。对于凯瑟琳来说，埃德加是眼前的现实，而希思克利夫则是永久的、更真实的现实，这两者的不同恰如月光之不同于闪电。凯瑟琳对希思克利夫的背叛即是为了表层的现实而放弃了生存的本质，也就造成了她生不如死的悲剧，而希思克利夫在临终前一段时间感受到凯瑟琳从另一个世界给他的爱，所以才会死后目露“狂喜之色”，因为他的死正是为了生存的本质而放弃了表层的现实。

凯瑟琳与希思克利夫的爱情如狂风暴雨席卷全书，书中其他人物、其他情节所起的作用就像是悲剧中的合唱队和配角，反射、映衬了男女主人公的意义。例如，小凯茜与表兄弟们的爱情纠葛似与凯瑟琳和希思克利夫以及埃德加的关系有相似之处，但实际上，这就好比是主题的变调，已经不具有完整的强度了，倒使得那老一辈的爱情愈发显得纯洁、强烈，从而更进一步揭示出全书的要旨。

《呼啸山庄》所表现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世界。呼啸山庄所代表的激情、原始、荒凉与画眉田庄所代表的理性、文明、富饶相对而立；凯瑟琳与希思克利夫生前痛苦分离的绝望爱情和他们死后安然携手飘游于荒野的传说；埃德加的冷静恬淡与希思克利夫的激情难抑，还有凯瑟琳本人内心世界的两极对立，等等。《呼啸山庄》所表现的也是一个真实而复杂的世界。围绕着超越时空的爱，埃米莉还多层次地描写了人类其他的情感：仇恨、愤懑、贪欲、温情、妒忌、悲哀、沮丧……可以说，埃米莉在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所组成的小小世界里，反射了整个人类永恒的感受，而其笔下的人物则栩栩如生，既具有个性，又具有共性，是完美统一的创造。

埃米莉·勃朗特生于1818年，死于1848年，是著名女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的妹妹。她虽然只写了《呼啸山庄》这一部小说，却以此在



西方文学史中立住了脚根。她的诗歌更受现代读者的推崇，而且她的诗歌创作对《呼啸山庄》也颇有影响。其诗中所表现的主题在《呼啸山庄》中几乎皆可寻到回声，而《呼啸山庄》中也不乏大段诗意的描写、象征和隐喻，堪称为一部诗意的小说。比如，呼啸山庄与画眉田庄的景色与它们各自所代表的意义可谓是水乳交融，而荒原对于不同的人物则显示了不同的面目。小说中希思克利夫与凯瑟琳最后诀别一场（第十五章），更是千古绝唱，历来被认为是英国文学作品中最富有诗意的激情篇章。

译者此次翻译此书，乃是据美国诺顿出版公司1972年的版本译出，这个版本是由康奈尔大学的荣誉教授、著名学者William M. Sale, Jr. 修订的，比较忠实于埃米莉的创作初衷。而译者为传达小说家深刻生动的意蕴；也可谓是冥思苦索、字字推敲，虽如此，只怕仍难免有折损原书光华之处，不胜惶恐。唯愿读者能品出此书些许意味，则心安矣。

掩卷沉思，看渺渺夜空，千亿年的星光点点；而《呼啸山庄》自问世之后，脱于时空羁绊，光辉日盛，至今仍让人读来心魄俱动，可见得其果真是一部奇书了。

徐晓文

1955年7月28日于济南



第一章

1801年——我刚刚从房东家拜访归来——日后免不了要和这位孤僻的邻居你来我往的。这一方乡土真是美丽呀！我相信，走遍英格兰，再也寻不到第二处如此远离尘嚣的所在了。这里是厌世者尽善尽美的天堂——而希思克利夫先生和我共享这一片荒凉之地，倒也是旗鼓相当。绝妙的伙伴！我纵马朝他奔去，却只见他那双黑眼睛狐疑地在眉毛下往里退缩。我自报家门，他却把手指藏进背心，还又警戒又倔犟地往更深处插去，他可绝难想象得到我心里有多喜欢他呢。

“希思克利夫先生吗？”我开口问道。

他点点头权做回答。

“阁下，我是您的新房客洛克伍德。初至贵地，即蒙幸前来拜会您，以表诚意，希望我留居画眉田庄的固执之举没有给您带来不便：昨天我风闻您曾另有打算——”

“画眉田庄是我自个儿的，阁下，”他皱眉蹙额地打断我的话，“但凡我能阻止，我就不会允许任何人给我带来不便——进来吧！”

“进来”二字带着几分“见鬼去吧”的味道从咬紧的牙缝中迸出来。连他斜倚着的园门也纹丝不动，更显得这两个字说得言不由衷。而今想来，恰是这番情势决定了我接受这邀请：他看上去极不喜交往，比我更甚，我对这种人可是兴趣十足。

他瞧见我的马儿要用胸去蹭栅栏了，这才伸手打开铰链，然后直不棱登地引我走上石板路，一进院子便叫——





“约瑟夫，牵走洛克伍德先生的马，再端些酒来。”

我猜这便是家中所有的仆人了。我听了这合二为一的吩咐不禁暗忖，那也难怪石板缝里杂草茂盛，而牛羊却充做了唯一的篱笆修剪工。

约瑟夫虽然仍是强壮矍铄，却已上了年纪，而且年纪还不小，或许已是老耄之年。

“主啊，帮帮我们吧！”他从我手中牵过马去，老大不高兴地低声咕嘟着，目光乖戾地盯着我的脸。我不禁好心好意地猜测，他必是想消化掉午餐吃下的酒饭才恳请神助，那些虔诚的呐喊自然与我的不请自来毫不相干。

“呼啸山庄”乃是希思克利夫先生家宅的名称。“呼啸”在当地土话中是一个形容词，内涵丰富，形象地表现出狂风暴雨、恶劣天气里这山庄的飘摇之境。山庄上每时每刻必有纯净清冽的风吹过：山庄尽头好几株生长缓慢的枞树大倾大斜，还有一片瘦瘠的棘丛，全朝着一个方向伸展展枝，仿佛在吁求阳光的施舍，由此可以想见擦掠而过的北风是何等强劲。幸而建造者颇有先见之明，将这山庄造得很是坚固：窄窄的窗子深嵌入墙，四角皆固有突出的大石块。

山庄正墙上满是浮雕，正门周围的那一大堆更是绮丽奇异，临入门槛时我便驻足艳羡地观赏起来；正门上方刻着许多面目模糊的格里芬怪物和赤身裸体的小男孩儿，我在其中依稀辨出一个日期“1500年”和一个名字“哈里顿·恩肖”。我本想就此说几句溢美之辞，再从那郁郁寡欢的主人口中探听些此地简史，但他站在门口，一副要我或者赶紧进屋，或者干脆走开的架势，我可不想未及登堂入室便把他的耐心磨尽。

一入门便是全家共用的起居室，并无其他过渡的客厅或走廊：当地百姓堂而皇之地管这起居室为“厅堂”。一般说来厨房和会客厅也包括在厅堂里；不过我想呼啸山庄的厨房大概是被挤对到另一个角落里了：起码我听出从山庄深处传来人的交谈声和锅碗瓢盆的碰撞声；而且在巨大





的壁炉旁我没观察到一星半点烧烤烹煮的迹象，也没看到四面墙上挂有什么亮闪闪的铜煎锅和锡滤盆。房间尽头的光景倒有几分亮堂热腾，一个庞大的橡木碗柜上摆着好几排大白铁盘子，还间隔放着几把银壶，一排又一排的银啤酒杯直堆到柜顶。碗柜上并没什么铺衬：有一块隔板上因堆满燕麦饼和牛羊火腿而有所遮掩，除此之外，柜内整个结构一览无余。烟囱凸肚墙上挂满各式老土枪，还有几杆马枪，墙槽上装饰性地摆着三个茶叶筒，都涂得花花绿绿。地板很光滑，以白石铺成；椅子是绿色的，高背，样式老旧；阴影处还探出一两把笨拙的黑椅。碗柜下的拱架里卧着一只栗色短毛母猎犬，一群尖声吠叫的小狗崽团团偎着它；另外几只狗则在其他角落里游来逛去。

这屋子和这家具的主人若是一个表情倔强、四肢因着了绑腿和短裤而愈显健壮的寻常北方农场主，那倒也无甚奇特之处。只要你吃过午饭后备一个恰当的时间在这方圆五六英里的山区一转，便会得见这么一位农场主。他会端坐扶手椅中，啤酒冒着泡沫搁在其眼前的圆桌上。但是希思克利夫先生却和他的宅子、他的生活方式有点格格不入。他貌似皮肤黝黑的吉卜赛人，穿戴举止却俨然是位绅士，一如大多数乡绅：或许有些懒散邈远，但他身材俊直，且面带抑郁，故而并不至于因不拘小节而显得有失体面。也许有人会疑心他略显孤傲是因为出身卑微的缘故，我却不以为然。我本能地觉出，他寡言少语只是因为不喜直言感情——不喜直言你疼我爱，这一点我在内心深处却与他而不谋而合。不为人知时，他会爱人也会恨人，可反过来，无论是被人还之以爱，还是被人报之以恨，他都会视之为失态失仪。就此打住吧。我喋喋不休说得太多：我把好些我自己的品性不问青红皂白全堆到他身上啦。希思克利夫先生与人初识会把手藏起，他如此行事可能另有缘故，并非与我有相同的动机。我倒希望我的天性罕见少有：我亲爱的母亲过去常念叨说我永远不该拥有一个舒适安乐的家；而就在去年夏天我还证明了我原就不配拥有这么个





家。

我在海边享受了一个月的好天气后，与一位千娇百媚的可人儿萍水相逢，相交相往：没被她发觉时，我一直把她当做心目中真正的女神。我虽从未出声地“倾诉我的爱”，但若眉目果能传情，最笨的白痴也该猜出我已爱得头晕目眩，不能自拔。她终于洞悉我的心事，报我以一缕秋波——那眼神要多甜蜜有多甜蜜。可我却干了些什么呀！说来真是惭愧——我活像只蜗牛，冷冷地缩了回来；她每每对我青眼相看，我便以冷面待之，渐往后退；到头来引得那天真纯洁的可怜人儿禁不住怀疑起自己的感觉来，以为自己用错了情，不由得方寸大乱，不知所措，终于劝动她的妈妈拔营而逃。

由于这种古怪脾性，我从此得了个存心冷酷、故意无情的名声，但只有我自己明白此名之下，其实难副。

房东朝炉边一隅的椅子走去，我则选了另一隅与他相对的位子。那只猎犬妈妈离了它那一群幼崽，对着我的腿肚子狂吠乱叫，唇吻上掀，露出一口白牙，馋涎满嘴，急欲咬上一口。我为了试图填补间歇的好一段沉默，便试探着去抚弄它。

我的抚摸激得它喉中发出长长的一声低吼。

“你最好别去惹那狗，”希思克利夫先生也同声吼道，他跺了下脚，借此制止了它更加凶野粗暴的抗议之举，“它并不习惯受人溺爱——养它也不是为了拿它当宠物。”

接着他大步跨向一个侧门，扬声高叫——

“约瑟夫！”

约瑟夫在地窖深处喃喃不清地闷声咕浓着，毫无上来之意；于是他的主人冲着他直扑下去，却把我丢在一边。那母狗气势汹汹，还有一对粗毛牧羊犬也是一副凶相，它们仨与我面面对，对我的一举一动都严加看管，绝不松懈。



我静静坐着，并不想与它们的利齿有什么接触；但不幸的是，我以为它们看不懂无声的戏辱，便放肆地对着这三位又挤眼睛又扮鬼脸，我的某个表情终于大大激怒了那位“女士”，它猛然间大发雷霆，直蹿上我的膝部。我甩它回去，又急忙抢过桌子挡在我们中间。这一来可犯了众怒。六七个身材各异年龄不同的四足魔鬼从藏身之窟跃出，冲向共同的中心。我腹背受敌，外套前襟和脚后跟成了被攻击的主要目标；被逼无奈，我只好一边竭尽全力用火钩子抵挡着那些体型较庞大的斗士们，一边放开嗓门大声告急，巴望着这家中能有人助我一臂之力，重建和平。

希思克利夫先生和他的仆从从地窖中爬了上来，虽然壁炉旁已是一片急风骤雨，犬吠人喊，他们却漠然得叫人恼火。我敢说他们那不急不慌的步伐像平时一样，连一秒钟也不曾加快。

万幸的是从厨房里跑出一位反应迅速的人。但见一位体格壮健、两腮烤得红红的妇女，掖起裙袍，光着手臂，舞动着一柄煎锅冲入我们的混战：那件武器和她的呼叱颇为奏效，竟奇迹般地平息了这场风暴。待到她的主人上得场来，便只剩她在那儿喘着粗气，宛若狂风吹过海面，大起大伏。

“见鬼，这究竟是怎么啦？”他瞅着我问。我受此无礼之对待，又看到他那种眼神，真是忍无可忍。

“可真见鬼了！”我嘟嘟囔囔，“阁下，纵然是那群魔鬼附身的猪的灵魂，也不见得比你的这些畜生们邪恶多少。你倒还不如把个生客抛给一群猛虎呢！”

“它们从不与安分守己的人为难。”他说着将酒瓶放到我面前，又把移了位的桌子摆回老地方。“这些狗警惕性高，原也无可厚非嘛。来杯酒怎么样？”

“不，谢谢你。”

“没被咬着吧，你？”





“倘若被咬，我会在那咬者身上卡上我的大印的。”

希思克利夫表情释然，咧嘴一乐。

“镇静些，镇静些，”他劝道，“你有点儿慌神了，洛克伍德先生。来，喝点酒。我得承认，这个家门前鞍马稀落，我和这些狗简直已不知如何待客。先生，祝您健康！”

我欠欠身回敬了他的祝酒，渐渐觉得，为了一群狗的胡作非为而坐在那里大生闷气，这未免太过愚蠢；况且，那家伙存心取乐，我可不愿意再给他提供笑料。

而他呢——也许感到得罪了一位好房客是件蠢事，因而出于谨慎改了主意——一改那种砍掉诸多代词和助动词的简慢方式，语调松弛了一点，开始论起一个他认为能激起我的谈兴的题目，说起我眼下的隐居之地的利弊来。

我发现，在我们谈及的各个问题上，他都颇有见地；到我该告辞回府时，我已备受鼓舞，便主动提出明日再来造访。

显然他并不希望我再来打扰。尽管如此，我却一定要来。和他一比，我觉得自己格外喜好社交，这可真叫人吃惊。